



霍格探案集

□ 荣获艾德伽和全美侦探文学最高奖

□ 被译为多种文字畅销全球三十多个国家

(美) 大卫·汉德勒
国哲峰 译 著

半世情仇

The Woman Who Fell From Grace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森纳多尔夫山谷是前美国总统杰弗逊的故乡，但是，格雷兹家族在这个山谷的名望却比杰弗逊要高得多。五十年前，艾玛·格雷兹，这位格雷兹家族唯一的继承人，以她史诗般的巨著《噢，森纳多尔夫》风靡了世界，同名电影也创下了好莱坞有史以来的最高票房记录，并成为奥斯卡史上唯一一部同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的影片。然而，在辉煌和荣耀背后，还有着许多凄惨的故事：该片的男主角在影片杀青几小时后便突然死亡，原因是脑动脉瘤破裂；该书作者也在影片首映几个月后在她的家乡因车祸身亡……五十年后，艾玛·格雷兹的女儿和两个儿子按照母亲的遗愿，及迎合《噢，森纳多尔夫》迷的要求，决定为该书写一个续篇。这时，生活颇为失意而不得不以捉刀为业的霍格得到了这份美差——续篇《自由的乐土》将由他来完成。当霍格来到这座以孔雀著称的庄园以后，神秘的事情一再发生。霍格决心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五十年后的谋杀似乎预示着五十年前的某些疑点，而当五十年前谋杀案的凶手被发现时，五十年后的谋杀案还没有结果……

献给斯特拉

她甘于在幕后默默支持我的写作

3R92/02

第一章

我站在阿格奎因饭店的大厅里，打量着面前的两个人。这是两个穿着一模一样而又引人注目的老绅士。他们坐在一张小圆桌前喝着马丁尼酒。他们有着一张同样英俊的贵族的脸——蓝眼睛，弯眉毛，长而尖的鼻子，双下巴和银色的卷发。他们穿着同样的深蓝色双排扣运动上衣，白色棉呢衬衫，黄色带条纹的真丝领带。他们同时抬头看了看我，又同时朝我笑了笑——同样的微笑，同样的一口白牙。

我不得不使劲眨了眨眼以确信我不是处在 1970 年夏天的幻觉中，关于那个夏天我已经记不起什么了，除了记得我想搬到俄勒冈州去种桃子。我甚至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露露——我的矮脚长耳猎犬。在那个夏天它戴着梅丽莉在巴黎给它买的贝雷帽，经常不安地表现出十分警惕的样子。露露也在眨眼睛。

“我叫弗雷德里克，霍格先生。”其中一个绅士说道。我麻木地握了握他长而纤细的手。

“我叫爱德华，霍格先生。”另一个道。我同样握了握他长

而纤细的手。

“您不想和我们喝一杯吗，先生？”他们以同一种非常和谐的声音同时说道。

和谐是因为他们的声音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一口柔和而礼貌的南方贵族的口音。不过弗雷德里克的声音比较沙哑，爱德华的声音则更柔和，调子也较高。差别很小，不过我得抓住这点差别。我和他们坐在了一起。露露在我的脚边转了三圈，翘起尾巴发出满意的呜呜声。它喜欢阿格奎因，一向如此。

当时已经5点多了，大厅里坐满了面色苍白的英国游客，各式俱全的纽约顽固文人和一帮经常光顾这里的食客。在我们邻座，彼得·尤斯蒂诺夫正在跟一个电台记者讨论“芳茄”的新含义；罗格·安吉尔正在一架“稻草人”风琴上向另外两个一本正经的《纽约客》编辑展示琴艺。但是，更多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埃迪（爱德华的昵称）和弗雷迪（弗雷德里克的昵称）身上。这两个人像是退休的外交官，又像是坐镇后方的海军将军，更像为“依依”内衣做广告的双胞胎。可实际上，他们是弗吉尼亚州斯汤顿市的格雷兹家族的两兄弟，是畅销巨著《噢，森纳多尔夫》的极度精明的所有人。格雷兹兄弟刚刚策划了一次拍卖，并产生了创天价六百二十万美元的有史以来最值钱的续篇——续《噢，森纳多尔夫》。《噢，森纳多尔夫》是一本关于美国大革命的史诗般的浪漫小说，由格雷兹兄弟的母亲——艾玛·格雷兹在1940年完成。《噢，森纳多尔夫》不是出版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但无疑却是最流行的一本。数年中，超过三千万的读者用二十七种语言迫不及待地看完了这本上千页的长篇巨

著。十倍于此的人看过以这本书改编的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在大多数影评人士眼里，《噢，森纳多尔夫》是好莱坞历史上最伟大的重磅炸弹，它的成就比《飘》、《公民凯恩》和《是，乔治奥》还要高。数十年来，书迷和影迷们一直盼望能有一个编篇，现在看来他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

“很高兴您能来，霍格先生。”弗雷德里克一边敲着用来招唤侍者的铃铛，一边用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说道。

“那是我的荣幸，叫我霍格好了。”

我们的服务员弗兰克走了过来，向我说着再次见到你非常高兴之类的话。格雷兹兄弟又要了马丁尼，我也跟着要了一杯。露露也得到了它的一份晚餐。弗兰克离开后，爱德华俯下身轻轻地抚摸露露的腹部，就像它是一只猎犬。作为反应，露露扭过头来使劲嗅了嗅。

爱德华马上做了个鬼脸。“我的上帝，它的呼吸有点……”

“它有比较奇怪的进食习惯。”

弗兰克端来了我们的饮料，另一个盘子是腌制的鲱鱼和生洋葱片——这是为露露准备的。它马上扑上去开始大吃特吃了。格雷兹兄弟看着露露吃东西，然后他们啜了一口饮料，又相互对视了一眼。弗雷德里克的神情是比较放松的，而爱德华则有些正式和沉默。他稍微有些内向。

最后还是弗雷德里克先开口：“关于我们的拍卖活动你到底知道多少呢，霍格？”

“非常少。当时我不在场。”

他往前靠了靠。“你是和梅丽莉·南西在一起吗？”

“弗雷德里克，拜托，”爱德华责备道，“你有些多管闲事了。”

“没关系。”我安慰道，“我已经习惯于成为公众的笑料了。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这种感觉不错。”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跟你谈谈正题。”弗雷德里克说，“就像你知道的，我们的母亲在遗嘱中表示了不会授权给任何人写《噢，森纳多尔夫》的续篇。不过，在她过世五十年之后，就是说——”

“就是说——现在。”爱德华插了一句。

弗雷德里克冷冷地瞥了爱德华一眼，又把头转向我，说：“我们母亲生前，已经构思了第二章的情节，那是——”

“那是应该叫做《自由的乐土》的。”爱德华又插话道。

弗雷德里克又冷冷地瞥了爱德华一眼。他显然不喜欢爱德华打断他。我能感觉到六十年来，埃迪就是一直这样打断他的。弗雷德里克继续道：“她把手稿放在森纳多尔夫图书馆的保险箱里。这个图书馆是我们家族的产业。手稿就在那里密封着，保存着，直到——”

“直到几星期以前，”爱德华说道，“保险箱最终被打开了。”

弗雷德里克一言不发地从他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金色的纤细的香烟夹子，抽出一根烟，用一个金色的打火机点着了。他很礼貌地把烟雾赶开以免让我嗅到。不过，他却把烟雾赶到了爱德华一边。爱德华皱了皱眉，有些恼怒地挥手把烟雾驱散了。

“开保险箱的过程，”弗雷德里克接着说，“国家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是那个叫杰拉尔德·里瓦罗的家伙。可能里瓦罗先

生是您的一个朋友……?”

我在嘴里嗑开了一个橄榄，说：“可能不是。”

“是个令人讨厌的小人。”爱德华用一种极轻蔑的口吻说。

“一场哗众取宠的表演。”弗雷德里克同意道，“自然是梅尔的主意。”

“自然。”爱德华说。

梅尔是他们的妹妹，全名是梅维斯·格雷兹。她是一个社会名流，名气虽比不上她的母亲但已经很接近了。70年代末，美国电视网在华盛顿的分部请她主持一个半小时的有关社交礼仪的节目，叫做“非常礼仪”。以一种刻板的、一本正经的方式，她说：“礼仪当然不是普通的。”她的表现受到约翰尼·卡森的赏识，他开始让她成为他的“午夜轻松一刻”的主角，之后是“今夜秀”的常客。不久，她的节目风行了全国。梅维斯·格雷兹成立了杰克·来恩礼仪公司，创办了数百所礼仪学校。梅尔一心想使自己成为卓然不群的完美的偶像。“文明，”梅维斯一次又一次在她没完没了的电视节目中说，“从这里开始。”她的帝国从森纳多尔夫开始。从弗吉尼亚州成为殖民地中的一颗明珠时，这座有历史意义的5,000英亩的庄园就是格雷兹家族的产业。森纳多尔夫是艾玛·格雷兹史诗般的巨著中故事发生的地方，电影全部都在这里拍摄的。有时这里向公众开放，供人参观。游客们乘坐公共汽车来这里。他们对这个地方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森纳多尔夫是美国人的祖先的家。对游客们来说，这里比森纳多尔夫山谷对面托马斯·杰弗逊的故乡马提塞更为出名。杰弗逊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最优秀的总统，不过他从没得过

奥斯卡奖。

“因为梅尔的名气，”弗雷德里克接着道，“我们都认为——”

“我们是指我哥哥和我，”爱德华插话道，“还有出版商和梅尔……”

“我们都认为梅尔应该是续篇的作者。”弗雷德里克有意无意地弹了弹他衣袖上的烟灰，烟灰却落到了爱德华的衣袖上。爱德华脸色有些变红，他把烟灰拂到了地上。“看上去这是顺理成章的。”弗雷德里克下了个结论。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还要过多久他们中的一个会把另一个打倒在地毯上，而我又应该支持哪一个。

“所以，”爱德华解释道，“我们要找一个职业小说家来完成实际上的写作。找一个有足够的天分能达到我们母亲的文学水平，却又不会泄露他与这件事的关系的人。”

“关于我们母亲的提纲的内容，”弗雷德里克补充道，“《自由的乐土》是一个保守得很好的秘密，霍格。我们计划通过这种方式来吊吊读者的胃口。那些小报会花几十万美元来买我们的消息。”

我又点点头。点头是很擅长的。

“我们都觉得一个写浪漫主义作品比较成功的小说家是最合适的。”爱德华说，“出版商给了我们一个名单。”他把名字一个个念了出来。其中有两个是印数超过上百万册的畅销书作家。一个叫安东尼娅·雷恩，另一个是西恩蒂比特·瓦尔，他的真名叫诺曼·平克思。

“不幸的是，”弗雷德里克抱怨道，“他们没有一个能做得了。”

“你们试过了多少人？”我问道。你只能点头点到这个时候了。

“他们中的五个人在一天之后放弃了，”爱德华回答道，“当然，他们有的是时间。为了让他们对此保持沉默。”

“另外三个甚至没有呆到第一天的结束。”弗雷德里克补充道。

“很奇怪这些作家会走开，”我说，“考虑到有这么多钱作为报酬。”

“他们没有走，先生，”爱德华说，“他们跑了。”

“梅维斯，”弗雷德里克解释道，他用词很小心，“这么说吧，梅维斯，她有点……她会，可能会，有点……容易激动，苛求，专横……”

“她使南茜·里根看上去像红色头盔。”爱德华脱口说道。

“是一条了不起的母狗，”弗雷德里克承认道，“不过她是我们的妹妹，我们爱她。”

爱德华强调似的点点头。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看上去你们需要的，”我说道，“是一个能经得住呼喝的人。为什么你们不在杨基体育场附近找找？”

“我们所需要的，”爱德华说，“是一个能保持《噢，森纳多尔夫》的风格和精神的人，否则的话，母亲的追随者们该大大地失望了。不幸的是，梅尔她，这么说吧，她有自己的主意。一些没有任何证据是和母亲的笔记有关的主意，但她坚持说这

些主意真的是母亲的。”他有些不安地瞥了弗雷德里克一眼，脸色稍有些变，同时降低了他的声音，“一些母亲单独告诉她的事情，当她睡觉的时候，在她的梦里。”

我揪了揪自己的耳朵：“是什么样的主意？”

“很古怪的，”爱德华很严肃地回答道，“非常非常古怪。”

“根据我们跟出版商谈成的条件，”弗雷德里克说，“森纳多尔夫庄园对于续篇的内容有最后的决定权。我们都坚持这一点。如果梅维斯非要坚持她的观点——霍格，一般来说她总是固执己见的，我毫不怀疑《自由的乐土》的出版将成为美国出版史上最尴尬的一件事，更不要说金钱上的灾难了。”

“你们是她的哥哥，”我说，“难道她不听你们的吗？”

“如果她不想听的话，她是没有必要听我们的话的。”爱德华答道。“而且她通常不听我们的。你看，霍格，母亲相信母系社会的一套。我们三个孩子都姓母亲的姓——格雷兹，而不是父亲的。我们的父亲姓布莱克威尔。当母亲死后，她把森纳多尔夫和她全部的财产都留给了梅尔一个人。弗雷德里克和我只能从建议的角度为她服务。我正好是从业律师，弗雷德里克是投资顾问。维护森纳多尔夫和梅维斯的金融和法律利益占去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梅维斯也很慷慨地付给我们报酬。但只有她才是负责庄园事务的人。”

“到她死的时候，”弗雷德里克补充道，“森纳多尔夫将会交给她的女儿——梅茜。梅尔的丈夫理查德，什么也得不到。”

“那么他在做什么呢？”我问道。

“在梅维斯招呼他的时候过来，”弗雷德里克直截了当地说，

“摇摇尾巴。”

“他们还有别的孩子吗？”

“只有梅茜。”

“那么你们呢，先生们？”

“我们两个都是单身汉，”爱德华说，“没有子女。”

我喝光了我的马丁尼。另一杯马上出现在我的肘边。“听起来像是一个并不快乐的大家庭。”

“就像任何一个不快乐的大家庭一样。”爱德华淡漠地表示同意。

“你们的出版商知道事情的进展吗？”

“仅知道我们在找作家上遇到了点小麻烦，”爱德华答道，“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然而，他们对于我们什么时候能把手稿完成表示焦虑，他们希望现在这本书已经开始写了。昨天他们向我们表示了他们正在承受多大的压力：巨额的利润已经被承诺，封面出版商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摄影棚也是同样。”

“他们推荐了你，”弗雷德里克说，“作为一个专家。”

“他们说没有哪一个活着的名人是你不能触动的，包括梅维斯在内。”

爱德华有些害怕地说：“多可怕的想象，弗雷德里克。”

弗雷德里克盯了他一会儿。他们又把目光转向我。“你是我们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霍格。我们已经绝望了。你愿意飞到森纳多尔夫去和梅维斯谈谈吗？”

“您并不羞怯，对吗？先生。”爱德华冷冷地问道。

“你如果想要羞怯的，可以去找萨林格先生。他会要比我少

得多的报酬。”

“当然我们最终会谈拢，”弗雷德里克大胆地说，“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不是吗？”

“可能你们是。我却不一定。”

弗雷德里克清了清嗓子。“坦白地说，我们现在并不担心花多少钱。让梅尔停止和死人交流，写一本艾玛·格雷兹乐意署自己名字的小说。你做到这些，我们就会接受你的开价，不论这个价钱多么不合理。满意吗？”

“如果我真的努力的话，总会有机会的。”我吸了一口马丁尼。“好，我们现在就飞过去。”

“好极了！”弗雷德里克高兴地叫道。

爱德华皱了皱眉。“我相信你说的我们不包括露露。”

桌下传出一声低低的叫声，它有些不满。我告诉露露我会处理这件事的。

“是的。”我答道，“我倾向于做大多数的工作，但我们一向在一起工作。我们是拍档。”

爱德华微笑了，说：“就像兰特和福坦恩？”

“我在想阿伯特和科斯特洛。”

“我能理解。”弗雷德里克说，“但有一件事，在森纳多尔夫有一种孔雀，那是我们的商标。它们在森纳多尔夫已经生活了两百多年了。它们的翅膀被修剪过以防逃跑或者——”

“或者把屎拉到任何人的头上。”爱德华插话道。

弗雷德里克又点了一根烟，又把烟雾喷到了爱德华那边。这两个人又斗上了。“这使得它们非常易受伤害，无论对于哪种

动物——狗、猫、浣熊或者狐狸。它们在那里被小心地保护着。无论什么动物，无论受过多么好的驯养，都从来没有被放进去过。我相信你能理解这一点。”

“先生们，露露生命中唯一的一次捕食活动是在里克德塞公园进行的一场比赛。比赛是在它和一条九个月大的叫弗斯波尔先生的波美日尼亚犬之间进行的。比赛结束后，它被缝了十八针。”

他们噘着嘴，沉思了好一会儿，然后又对视了一眼。在沉默中他们交换着意见。“我们已经得到您作为一个绅士的承诺，它不会伤害那些孔雀？”爱德华问道。

“没错儿，您已经得到了我作为一个绅士的承诺。而且它害怕那些孔雀怕得要命。”

“很好。”弗雷德里克不情愿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想办法瞒过梅维斯。我们可以把露露藏起来，如果您不反对的话。”

“没问题。靠一顶雨帽和一副墨镜它很容易地骗过了贾德·赫尔士——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第二章

我们将在第二周的早些时候动身。有些事情我得事先处理一下——我的博索里诺车到了它3万英里大修的时间；我得把羊毛衬里从我的棉雨衣里取出来，把我的冬装都收好；还要为露露开些过敏的药；我还要读这本该死的书，这本1,032页的书。

在一定程度上，《噢，森纳多尔夫》讲述的是美国革命怎样永远地毁掉了弗吉尼亚州富有的英国绅士们这些特权阶级的生活的故事。但它更主要讲的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伊万杰琳·格雷丝是一个富有的烟草农场主的女儿。她有一头火一样的红发，漂亮而任性，为两个男人的爱所折磨。约翰·雷蒙德是殖民地总督威廉斯勃格的儿子。他英俊潇洒，是一个有前途的法律专业学生，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和一个初露头角的政客。另一个是法国人，名叫盖伊·德·薛瓦利埃。盖伊充满朝气，热情奔放。他是一个无畏的冒险家，一个被这个彬彬有礼的社会称为无情的流氓的家伙。这是他们三个人的故事，也是伟大的弗吉

尼亚州种植园的故事——那里有许多不同品种的马，盛大的舞会，天鹅绒的马甲，五彩的假发，还有笑容满面的快乐的奴隶。这同时也是美国革命的故事。德·薛瓦利埃率领他勇敢忠诚的战士在与红衫军的战斗中节节胜利，从而成为一个无畏的战争英雄。雷蒙德和他的英国父亲差点和玛丽法学院的同学汤姆·杰弗逊一起成为美国革命的建筑师。美国革命中的人物都在这本小说里得到了反映——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弗兰克林，詹姆斯·门罗，詹姆斯·麦迪逊。艾玛·格雷兹下了很大功夫。她通过当地的历史记录和她的家族辉煌的过去描绘了森纳多尔夫山谷的种植园生活。此外，这还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是雷蒙德和德·薛瓦利埃为了争夺伊万杰琳的战争。这吸引了读者很大一部分兴趣。她会嫁给哪一个？最后，她也不能决定，因为他们谁也不想绅士般地退出。两个男人最终要进行决斗，而伊万杰琳将嫁给胜利者。谁赢了？艾玛·格雷兹没有告诉我们。她留给我们的的是那句著名的结语：“当一个男人倒下后，伊万杰琳缓步上前，眼含深情，胸部因激动而剧烈地起伏，去拥抱胜利者和开始她最伟大的冒险的新生活。”五十年来，读者们一直在争论这句话到底说了些什么。而这正是人们对于续篇怀有莫大兴趣的原因。

自然，如果没有见到当时山姆·戈德威恩公司的豪华电影的演员，是很难把这本书读下去的。这部电影是好莱坞历史上唯一囊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威廉姆·沃勒）、最佳编剧（罗伯特·舍伍德），以及最佳男主角和女主角的影片。华纳兄弟公司聘请了戈德威恩·厄罗·弗林出演德·薛瓦利埃。戈德威恩启用了

极有天分的英国演员劳雷尔·巴雷特和斯特林·斯通来出演让人垂涎欲滴的角色——伊万杰琳·格雷斯和约翰·雷蒙德。这两个演员在现实生活中正是一对夫妇。这种事情在美国电影史上从没有发生过。斯通在伦敦的西恩剧院因演出《哈姆雷特》而一举成名，被誉为新的奥利弗。软弱却非常漂亮的巴雷特击败了好莱坞所有的一流女演员而得到了伊万杰琳的角色，而当时她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这两个人都得了奥斯卡奖。斯通的奖当然是死后才得到的。在弗吉尼亚，电影刚杀青几小时后他就因脑动脉瘤破裂而死亡。二十二岁就死去的他毁了巴雷特，不久她就精神崩溃了。她一直因抑郁症而出入于各种医院，直到死去。她死于1965年，活了五十二岁。她的生活因《噢，森纳多尔夫》而走向顶峰，却又因这部电影而走向毁灭。从这种意义上说，她并不孤独。

艾玛·格雷兹本人也面临着生活和命运的剧烈动荡。一个穿着正统鞋子和帽子的瘦小而坚强的女人，她是森纳多尔夫山谷最显赫的家族唯一的后代，也是当地一个成功的银行家的妻子。一个夏天，她刚从肺炎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开始了她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小说的写作。她在这小说上花了七年的时间。写完后，她把这部小说给了孩提时代的一个朋友，她的这个朋友在附近的玛丽鲍德温女子学院教文学。之后这位朋友又把小说给了她的哥哥，一位在纽约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接下来就是出版以后的故事了。在最初的六个月里，《噢，森纳多尔夫》卖了不可思议的一百万册，有时一天甚至可以卖到六千册。然而，艾玛·格雷兹并没有把她的成功保持长久。她获得普利策文学奖